

民國叢書

第三編

· 5 ·



目錄

一	近代唯心論簡釋	(一)
二	時空與超時空	(九)
三	知行合一新論	(五二)
四	宋儒的思想方法	(八七)
五	怎樣研究邏輯	(一二三)
六	辯證法與辯證觀	(一三六)
七	斯賓諾莎的生平及其學說大旨	(一五六)
八	康德名詞的解釋和學說的大旨	(一八二)
九	論意志自由	(二二二)
十	論道德進化	(二二八)
十一	文化的體與用	(二五七)

- 十二 五倫觀念的新檢討 (1173)
十三 最近西洋機械人主義之論戰 (1189)
十四 評妙懋學派本華學派的倫理學 (1110)
十五 與友人論宋儒太極說之轉變 (1117)
附錄 最近五十年來的西洋哲學 (1134)

一 近代唯心論簡釋

心有二義：一、心理意義的心，二、邏輯的心即理，所謂「心即理也」。心理的心是物，如心理經驗中的感覺幻想思想應思運營為，以及喜怒哀樂愛惡欲之情皆是物，皆是可以用幾何方法當作點線面積一樣去研究的物，普通人所謂「物」，在唯心論^法看來，其色相皆是直識加渲染而成，其意義，條理，與價值皆出於認識的或評價的主體。此主體即心。一物之色相無價值之所以有其客觀性，即由於此認識或評價的主體有其客觀的必然。普遍的認識範疇或評價準則。若用中國舊話來說，即由於「人同此心，心同此理」。離心而言物，則「物實一無色相，無意義，無條理，無價值之黑漆一團，亦即無物」，故唯心論一方面可以說是將一般人所謂物觀念化。一方面，也可以說是將一般人所謂觀念實一化。被支配之心，心亦物也。能支配心之物，物亦心也。而心即理也的心，乃是一主乎身，一而不二，爲主而不爲客，命物而不命於物（朱熹語）的主體。換言之，沒輯意義的心，乃一理想的超經驗的精神原則，但爲經驗行爲知識（及評價）之主體。此心乃經驗的統攝者，行爲的主宰者，知識的組織者，價值的評判者。自然與人生之可以理解，之所有意義，條理，與價值皆出於此心即理也之心。故唯心論又舊稱爲

精神哲學，所謂精神哲學即注重心與理——心負責真理，理自覺於心的哲學。

大半最重要最根本的東西，在認識的程序上，每每最後方為人所發現。自然律的發現，已是人類與自然接觸很久以後的事。人格，心，理，精神的發現，也是人類生活進化很高的事。由物質文明發達，哲學家方進而追問征服自然，創造物質文明的精神基礎——心；由科學知識發達，哲學家方進而追溯構成科學知識的基本條件——具有先天範疇的心。故唯心論是因科學發達知識進步而研究科學的前題知識的條件，因物質文明發達而去尋找創造物質文明的驅動物質文明的心的自然產物。故物質文明——科學知識最發達的地方或時代，往往唯心論亦愈盛。當一個國家只知稗販現成的科學知識，只知崇拜他人與物質文明，其之作被動的傾銷場時，當然無可顯及構成科學知識的基本條件，和創造並駕馭物質文明的精神基礎，則此國家尙未達到精神的獨立與自覺。而其哲學思想之尙不能達到唯心的階段，自是必然而無足怪。譬如原始人或原始民族，穴居野處，生活簡單，用不着多少工具，故不以覺物為重要，更不感情制馭物質的心的重要，而他們無思無慮受本能或自然環境支配而活動，亦不感覺具有理想和評量力量的心的重要。在此情形之下，唯心的思想就不會發生，換言之，無創造物質文明駕馭物質文明的需要，無精神上的困難須得征服歸自然人，決不會感覺精神的重要性，決不會發生唯心的思想。

形而上者，心與物是不可分的整體。為方便計，分開來說，則靈明能感者爲心，延續有形者爲物。據此界說，則心物永遠平行而爲實證之兩面：心是主宰部分，物是工具部分。心爲物之體，物爲心之用。心爲物的本質，物爲心的表現。故所謂物者非他，即此心之用具，精神之表現也。姑無論自然之物，如植物動物甚至無機物等，或文化之物如宗教哲學藝術，科學道德政法等，畢竟非精神之表現，此心之用具。不過自然之物乃精神之外在化，乃理智之冥頑化，其表現精神之程度較低，而文化之物乃精神自覺的活動之直接產物，其表現精神之程度較高罷了。故唯心論者不能離開文化科學而空談抽象的心。若離開文化而單講心，唯心論無內容。若離開文化的創造，精神的生活而單講唯心，則唯心論無生命。故唯心論者注重神在冥想乎價值的實底，文化的大流中以擗英咀華取精用宏而求精神之高潔，生活之切實受用，至於系統之完成，理論之發揮，社會政治教育之應用，其餘事也。如是則一、落於形而上的詭辯，二不落於支離的分析，三不落於驚外的功利，四不落於蹈空的玄談。

要免除「唯心論」一名詞之已被誤解，可稱唯心論爲「活性論」。性（*essence*）即事物之真實無妄的本質，亦即事物之精粹。凡物有性則存，無性則亡。吾研究一物質探討其性，哲學對於事物的了解，即所以認識其性，而對於名詞下界說，即所以表明其性。

近代唯心論簡釋

如「人是有理性的動物」一命題之理^三，即大之本性也。理性是人之價值所自出，是人之所以為人的本則。凡人之一舉一動無往而非理性的運動。人而無理性即失其所以為人。性為代表一物之所以然及其所當為的本質，性為支配一物之一切變化與發展的本則或範型。凡無論怎樣運動發展，終逃不出其性之範圍。但性一方面是一物所已具的本質，一方面又是一物須實現的理想或範型。如生命為一切有生物的本性，自播種，發芽，長葉，枝葉，開花結實，種階段，都是發展或實現生命的歷程。又如理性為人之本性，在人的一切活動中，如道德，藝術，宗教，科學「生活，政治社會經濟的活動，皆是理性所要實現的歷程」，不過程度有不同而已。

「性格即是命運」(Man's character is his fate)「性格即是人格」(The character is the man is 唯性者對於人格的兩句格言。由於為理性所決定的自由意志應付環境而一生的行為所養成的人格即是一人一性格。也可以說是人性中最原始的趨勢與外界接觸而愈益發展擴充，足以代表一人的人格特點。是性格，故性格為決定人之一生的命運的基本條件，如人之窮通成敗，境遇遭際，均非出於偶然，而大半為本人的性格所決定。故小說家或戲劇家最緊要的工作即在於描寫劇中人的性格，而科學家亦重在認識人的性格，以指出實現自性的途徑，又在於認識物之性格，以資觀察和控制。

唯心論在道德方面持道德主義或自我實現主義。而在政治方面唯心論則注重民族性之研究認識與發展。所謂民族性即是決定整個民族命運的命脈與精神。必對於民族性有了充分的認識，方可尋出發民族的指針。但生命是自研究整個生物之發展過程得來，理性是自研究整個人類文化過程中得來。故民族性是「研究整個民族的文化生活和歷史得來。故本性（Essence）是自整一的現實的客觀材料抽象而出之共相或精蘊。因此本性是普遍的具體的，此種具體的共相曰是一理一。如「人」「物」之性各為支配其活動之原理。故唯心論即唯性論，而性即理，心學即理學，亦即性理之學。近來德國的胡塞爾（Husserl）有所謂「識性」（Wesenschau）之說。美國的桑提耶那（Santayana）有所謂「觀認本性」（Contemplation of essence）之說。其注重本性與唯心論或唯性論者同。若他們就進一步不要離開而言性，使其所謂性不僅是抽象的性質，而在如煉丹煉礮般之自文化生活自然物象中抽象真永恆之本質，以得到具體的共相，則與唯心論者之說便如合符節了。

④ 唯心論又名理想論或理想主義。就知識之起見與限度言，為唯心論，就認識之對象與自我發展之本則言，則為唯性論；就行為之指針與歸宿言，為理想主義。理想主義最足代表近代精神。近代人生活的主要目的在求自由，但自由必有標準，達到此標準為自由，違反此標準為不自由。如射箭必知有鹄的方可定射中與未射中的標準。若無鵠的，則任竄亂

發皆可謂之中亦皆可謂之不中。自由亦然，若無理想爲之標準，則隨遇而安，任何行為皆可謂之自由，亦可謂之不自由。故欲求真正之自由，能不懸一理想於前以作自由之標準。而理想主義，實足以代表近代爭自由運動的根本精神。

理想乃事實之反映。要透澈了解事實，我們不能不需要理想的方式。必先有了了解或征服自然的理想，然後方發生了解或征服自然的事實，先有改良社會的理思，然後吾人方特別注意於社會事實之觀察與創造。吾人理想愈真切，則對事實之認識亦更精細。理想可以制定了解事實之法則和方式，使吾人所搜集之事實皆符合理想的方式，而構成系統的知識。理想不唯不違背事實，而且可以補助並指導吾人把握事實，領取事實。

理想爲現實之反映，必一理想方可感得現實之不滿，而設法改造現實。故每當產亂之世，對於現狀滿之人增多，則遁入理想世界以另求滿足之人與根據理想以改革現實之人，亦必同時增多。普通人每指斥理想主義之逃避現實，殊知逃避現實亦係對於現實之消極的反抗。對於現實的污濁，和矛盾無深刻認識者，將永爲現實之奴隸而不能自拔，雖欲消極的逃避亦不可能，遑言改造。柏拉圖洞喻，言必出洞者大方知洞中之黑暗牢獄生活，而思所以超拔之，即是此意。所謂棄俗歸真，由眞反俗是也。英哲鮑桑葵（Bosquey）⁽⁵⁾ 論言，人之所以異於禽獸，實由於人能主觀的構造一理想世界，而禽獸則爲現實所

束縛，不得解脫。由此足見理想為超越現實與改造現實的關鍵，且是分別人與禽獸的關鍵。

理性乃人之本性。而理性乃構成理想之能力(*Reason is the faculty of Ideas*)故用理想以作認識和行為的指針，乃任用人最高精神的能力，以作知行的根本。

根據科學的研究，對人生和宇宙的認識大約不外下列各觀點：一、機械觀。此即由物理化學的立腳點見得自然之完全受理化上之機械定律支配，遂應用其機械方法和「原子」「數量」等概念進而解釋人生或精神現象，將價值自然化。採用只承認數量的差別而不認價值的分別的觀點以研究人生問題，即認心靈乃分子式的觀念聯合所構成，認社會原子式個人所構成。說，均係機械觀之有的結論。二、生機觀。由生物學的研究見得一切生物的各部分皆互相關聯，有自生力與內在目的以適應環境而維持並延續其生存。並發見「發育」「進化」「機構」為生物學上的重要概念；據此有機原則為宇宙原則，見得宇宙是充滿了生命力有機體。三、經濟史觀或唯物主義。此種見解全自十九世紀以來，社會科學，特別經濟學，將大發展的產物。此說認為產的方式或經濟的組織的變遷，決定歷史演進的動力，以人類適應社會生活，付經濟因所生的工具作為解釋人類精神活動的關鍵。四、精神觀或理想觀。此即曰對於人類精神生活和文化歷史的研究，不光見得人類文

化等人類的精神力量創造而成，因而應為精神、或理性的觀點以解釋人生和自然，認自然為自由精神的象徵，認歷史為進化為絕對精神的自求發展，認精神為陶鑄物質的力並且必藉物質始得充分表現。

以上各種觀點，皆各有其依據的科學背景，而各予吾人對於宇宙以一種一貫的機不看法，因此亦各有其範圍與效準：機械觀不失科學與自然科學有用的假定。經濟學觀不失為解釋社會現象歷史變遷之一種適用的假定，生機觀在哲學上尚不失為一種不可底的精神主義。（哲學史家稱生機主義為自然的精神主義或精神的自然主義。蓋此說偏重本能和生命，而不知理性和精神更為根本）但若以此種觀點來作研究物學的前提，如杜甲舒一般人所為，便未免濫用精神科學的方法，而範疇以治自然科學，而弄成非哲學非科學的怪物了。至於根據精神科學——亦稱文化科學以作哲學的基礎，應用人類最高的神能力以觀照世界，規定機械的唯物觀與經濟的歷史觀以應有之地位與範圍，使勿逾越權限，發揮精神生活的本質，文化活動的根基，批評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所依據的範疇，原則，和前提。調解自然和精神的對立，而得有機的統一，形物不離心而獨立，致無體；心不離物而空寂，致無用，便為理想的觀點所取的途徑，這即是真正的哲學——又論唯心與否——應有的職務了。

二 時空與超時空

羅素所謂，「一個人在思想和感情裏，能夠感到時間並不重要，乃是入智慧之門」，這即多有注重「超時空」之意。而亞力山大反羅之意，謂「能認識時間本性的必要，纔是入智慧之門」，似乎要指出，對於「空的問題認真研究，於哲學實最關緊要。一個認變成超時空的精神境界為入智慧之門，一個認為注重時空問題研究為入智慧之門。爾人的根本意思，也許並不衝突，因為對於時空問題的認真研究，也許正是以使我們有超時空之感，使我們在思想和感情裏感覺到時間或空間不重要。不過羅素如果因為太重視時空之感，竟至認為對時空問題的研究，也不重要，那就錯了。而亞力山大因未感覺到認識時間本身的重要，遂根本否認超時空，而認時空為實在，為構成真實宇宙的基本質料，即神也是在時空之內，這又未免太缺乏哲學識度。故之羅素更陷於嚴重的錯誤。

大概講來，西洋人注重時空，東方人注重超時空。（羅素喜東方的老莊，所謂能夠感覺到時間的不重要導入智慧之門，亦知富東方意味）。古代人注重超時空，近代精神則注重時空。宗教、藝術、哲學中注重超時空，科學、政治、經濟、實業則注重時空。時空重要，超時空亦重要。對於時空問題的研究，不可忽視；對於超時空問題的研究，對於超

時空機械的變成，亦不可忽視。研究時空以與超時空留地步；研究超時空，以爲時空真義，就是本文的旨趣。

上篇 論時空

時空問題是個困難很難解的哲學問題之一，也可以說是最難學的哲學問題之一。因此在重視實用的人看來，也一會說時空問題，是少數哲學家的問題，而不是人的問題。但希望這點討論可以表明時空問題乃是個人已有的切身問題，我們不是把一般人所共同承認而不自覺的見解，提出來加以發揮。時空問題之所以爲學上的重要問題，就是因生是關於人的重要的問題。哲學的職責就是對人的重要的根本的問題，加以專門的研究。

又時空問題似與數學物理有關。中國過去哲學家對此問題似不感興趣，很少談到，少有貢獻。但若要中國哲學界不是西洋哲學的殖民地。若要時空問題成爲中國哲學「底」問題，而不僅是中國「學」的「題」，或西洋哲學問題在中國。我們必須令中國哲學家對於時空問題的偉大識及，探出來加以發揮。使人感覺到這原來是我們心坎中，本性內思想上或行爲上的切身問題。時空既是我們心性知行參密切關係的問題，故我們有權利，也

有義務加以考察，加以解答。蘊於我們心中，出於我們本性與氣運行為都有關係的問題，亦即是人類普遍的問題。解答我們自己切身的與心性知行有關的問題，亦即是解答人類精神上思想上的普遍問題，為人類爭取光明。我們的思想也許與西洋古代的或近代的哲學家有相同處，這只是由於他們先得我心之所同然，他們啓發我，這並不妨礙我們的親切心得，我們也不能說是採取稗販。

關於時空問題，有許多正相反對的說法。茲先將這些對立說法加以陳述，並概括表示我們的看法，然後再詳加發揮。

一、物與理對，或事與理對。有的人認時間和空間為實物或實事。又有的人認時空為先天的理則，而非事物。大概一般人的常識，多認時間或空間為實際可以捉摸的事物或東西。譬如，「以空間換取時間」的說法，就是認時間和空間是可以彼此掉換的東西。又如「浪費了五年的時間」的說法，就認為時間是與財物一樣的具體東西，可以浪費，也可以節省的。又如說，「請讓出一些空間給別人來住」，也含有認空間是可以佔據，也可以出售的實物。物理學家如牛頓，便認時空為實物或實有(*entity*)，不過是絕對的無限的實有罷了。相對論以及許多受相對論影響的新學家，大都不認時空為物，而認時空為事(*event*)。不論歷時空為物也好，認時空為事也好，皆認時空可以作為物理學研究的對象，皆不認時

空爲理，而與認時空爲理的說法對立。紐約地誌時空爲理的哲學家也許很多，但明白地指出時空是理的哲學家，當首推康德。康德的先天直覺學之不朽的偉大發現，就在於指出「時空者理也」。他自己曾明白說過，「空是感性的先天原則，（原則即是理），又說時空爲感性所具有的三個純型，或構成先天知識的原則」（B36）。有名的哲學史家新康德學派領袖如文德班亦明言：「所謂時空爲『對感覺加以綜合的整理的原則』（*Principles of the synthetical ordering of the sensations*），又謂『時空爲吾人心中用以把握或整理 *Vorstellen* 感覺之感覺，使有綜合的統一的關係的法則』」（*Laws of Relations*。見氏著哲史英译本頁五三九至五四〇）。總之，說時空是先天原則，是範型，是使復多之感覺材料有綜合的統一性關聯性的法則，即是很明顯地指出時空是理，不是經驗中的事物，而是使經驗中的事物可能的先天之理（或先決條件）（註一）。

究竟時空是理呢？抑是物或事呢？這兩種對立的說法，究竟那一種說法是對的呢？要解答這個問題，可分兩層來說：第一從哲學的立場來說，應該時空爲理。因為哲學就是理學。因為時空是理，是使經驗的事物可能之理，故哲學可以研究時空，時空可以成爲科學研究的一象。如果時空是經驗中的自然事物，則只有讓科學去研究，哲學家對於時空可無容置喙。第二，從科學的立場來說，只能把時空當作事物去研究去衡量。注意，科學家只

須把時空當作事物去研究，至於時空的本質，時空之所以成爲時空之理，乃是科學的前提，可讓哲學家去研究，科學可以暫不理會。所以把時空當作事物去研究是可以的。若硬斷定說時空是實物或實事，那可是未經過知討論的批道研究的獨斷玄學。一如不管人是不是機器，科學爲方便計，把人當作機器，把人的情感欲望當作幾何學上的點面積一樣去加以研究，也是可以的。但若硬斷定人是機器，根本否認意志自由，那就是獨斷的玄學。所以有許多採取相對論的結論的時髦哲學家，硬從哲學的立場，從宇宙論的觀點，認時空爲純事實，爲客觀實在，那就是非科學非哲學的獨斷玄學，而是我們所要排斥的。

二、客觀與主觀對立。有許多哲學家認時空是離人類意識而獨立存在的物或事。有的說時空是客觀存在，運動就是衡量時空的尺度。有的認時空爲事物與事物間的客觀關係，這種關係意識可以認識，但非意識所能決定的。牛頓以及現代許多實在論和唯物論的哲學家多持此說。但又有許多哲學家認時空是主觀的，只是心中的狀態，抽象觀念，原則，不是離心而獨立的存在。持此說的人也很多。如亞理士多德說，就時間之爲衡量運動的尺度而非運動的本身言，則時空必在心內 (in the mind)。又如新柏拉圖學派的創始人浦羅丁說，「心」的活動，構成時間，而世界是在時間之內。近代哲學家中，持時空主觀說最有力者當推黑爾、諾莎及康德。新實驗哲學時間爲理之物 (es reale) ，而不是實物，又說「時

問是幫助想像的工具」(auxiliaries of imagination)。伏賓諾沙所謂想像，含有三層意思：一是感覺，二是記憶，三是聯想。他認為如果沒有時空這些抽象概念的幫助，則感覺記憶聯想「不可能」至少不會那樣活潑。但他認為想像（經過時空概念幫忙的想像）不是真知識，不是科學知識可能的條件，反之，乃是混譯的錯的知識，意見等可能的條件。換言之，時間的型式 under the form of time 只是意見或第一種知識可能的條件，而永恆的型式或超時間的型式 under the form of «entity» 才是 觀念或他所謂第二第三兩種知識可能的條件。李康德，可以說是集主觀的時空觀之大成。康德的思想可以用我們自己的話概括為「時空者心中之理也」。心外無（可理解的）理，心外無 空。心外無 經驗中的）物。確必而言時空，而言時空之物，乃毫無意義。用康德自己 話來說：「空是心中的先天形式，「先於一切經驗而為決定一切經驗中的對」的純直觀，是使人類一切感官知識可能的主觀條件。康德所謂時空之主觀性約可概括為三層意思。第一，時空的主觀性即等於時空的現象性，認時空非離 識而獨立存在的實物或「自身」。第二，時空的主觀性是指時空是屬於身體方面的認識功能或理性原則，而非屬於客觀對象方面的性質或關係，第三所指時空的主觀性的學說正是要時空在經驗方面之所以是必然普遍而有效率的原則建立基礎，而不是讓時空為個人主觀的無常的意見或幻想。康德是否設計地透支主觀（人類意